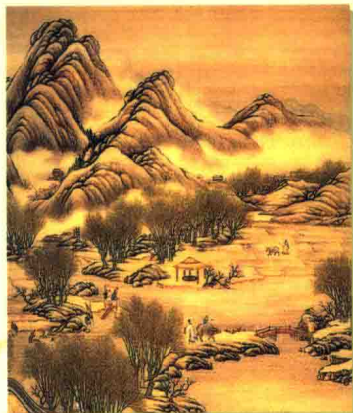




反经

所谓君子者
言必忠信心不忌
仁义在身色不伐
思虑通明辞不专
笃行信道
自強不息

[唐] 赵蕤 著

吉林摄影出版社

【中国传统文化经典文库】

珍藏版

反经

[唐] 赵蕤 著

吉林摄影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反经 / (唐) 赵蕤 著. — 长春: 吉林摄影出版社, 2003.8

(中国传统文化经典文库. 第3辑 / 佟维学主编)

ISBN 7-80606-671-3

I. 反… II. 赵… III. 笔记小说—中国—唐代 IV. I242.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3)第 046362 号

策 划 ☐ 忠 平 责任编辑 ☐ 晓 平 封面设计 ☐ 陈 非

出版发行 ☐ 吉林摄影出版社 (长春市人民大街 4646 号)

邮 编 ☐ 130000

经 销 ☐ 新华书店

电脑制作 ☐ 云鹤图文设计制作中心

印 刷 ☐ 西安新华印刷厂

版 次 ☐ 2003 年 8 月第 1 版 第 1 次印刷

开 本 ☐ 850 × 1168 1/32

印 张 ☐ 140

ISBN 7-80606-671-3/I · 38

定 价 ☐ [全 20 册] 200.00 元 (如有质量问题, 请与工厂调换)

前

言

《反经》是一部空前绝后的智谋奇书，为唐代“博学多才，擅长政治”的赵蕤所作，收入《四库全书》，称《长短经》，全书共9卷64篇，内容上起尧舜，下迄隋唐，围绕权谋政治和知人善任这两个重心，探讨经邦济世的长短纵横之术，品评前哲先贤的智勇奇谋，引经据典，雄辩滔滔，可谓集历代政治权谋与驭人术大成之作。

《反经》是唐宋以后为官为政的必读书，曾得到乾隆皇帝的题诗赞赏，与《资治通鉴》相得益彰，值得今人研读领悟。

《反经》的是作者赵蕤，是生活在唐代中期的一名隐士，与大诗人李白并显名于“开元盛世”。据《新唐书·艺文志》载，赵蕤，“字太宾，梓州人。开元，召之不赴”，著有《长短经》十卷。《长短经》又名《长短要术》（如《新唐书·艺文志》著录即作此名），由于原作视角独特，尤其注重从反面总结历史的经验教训，故亦被称为《反经》。《反经》是处在唐代由盛转衰时期的知识分子对历史进行深沉反思的一部代表作。

《反经》自问世以来，不仅深受文人学士的推重，还特别受到军政界名流、商界巨贾的重视，就连那些“至高无上”的封建帝王读了此书，也不能不反躬自省，感慨万千。

本书的原文以《四库全书》本为底本，并参考后出诸本，择善而从。在保存古籍完整面貌的同时，力求将原刻本中的错讹，减少到最低的程度。

为了使本书兼具普及性和学术性，我们在选译文的过程中

前

言

参阅了大量有关文献资料。力求简明精当、切近原意，不作繁琐考证；今译则遵循“信、达、雅”的原则，强调忠实于原文，以直译为主，辅之以意译，以求行文流畅、通达可信。限于水平有限，不足之处，敬请读者谅解。

编者

2003年8月

目

录

大 体	(1)
任 长	(5)
品 目	(9)
量 才	(14)
知 人	(19)
君 德	(30)
臣 行	(51)
理 乱	(82)
反 经	(91)
是 非	(101)
适 变	(155)
时 宜	(172)
用不用	(188)
势 运	(191)
天 时	(194)
地 形	(199)
五 间	(205)
变 通	(214)
奇 兵	(217)

大 体

【题解】

本篇论述君主的为政之要。治国的要诀在于抓大事而弃细务，善用贤能之人。

【原文】

臣闻老子曰：“以正理国，以奇用兵，以无事取天下。”荀卿曰：“人主者，以官人为能者也，匹夫者，以自能为能者也。”傅子曰：“士大夫分职而听，诸侯之君分土而守，三公总方而议，则天子拱己而正矣。”何以明其然耶？当尧之时，舜为司徒，契为司马，禹为司空，后稷为田官，夔为乐正，垂为工师，伯夷为秩宗，皋陶为理官，益掌驱禽。尧不能为一焉，奚以为君，而九子者为臣，其故何也？尧知九赋之事，使九子各授其事，皆胜其任以成九功。尧遂乘成功以王天下。



【译文】

我知道老子说过：“以正道治国，以奇谋用兵，以无为夺取天下，这是成大事者必须明白的最高法则。”荀子的说法是：“做帝王的，以善于管理别人作为才能；普通人，以自己能干为有才能。”西晋哲学家傅玄说：“能让士大夫忠于职守，服从命令，让诸侯国的君主分到土地并守住它，让朝廷三公总揽天下大事并参政、议政，那么天子就可以悠哉悠哉地坐在那里统治天下了。”这个秘诀是怎么知道的呢？看看尧、舜怎样坐天下就明白了。

在尧的时候，舜作司徒，契作司马，禹作司空，后稷管农业，夔管礼乐，垂管工匠，伯夷管祭祀，皋陶管判案，益专门负责驯化用于作战的野兽。这些具体的事尧一件也不做，悠悠然地只做他的帝王，而这九个人怎么会心甘情愿做臣子呢？这是因为尧懂得这九个人都各自有什么才能，然后量才使用，而且让他们个个都成就了一番事业。尧凭借他们成就的功业而统治了天下。

【原文】

汉高帝曰：“夫运筹策于帷幄之中，决胜于千里之外，吾不如子房；镇国家、抚百姓、给饷馈、不绝粮道，吾不如萧何；连百万之军，战必胜，攻必取，吾不如韩信。三人者，皆人杰也。吾能用之，此吾所以有天下也。”

【译文】

汉高祖说：“运筹帷幄之中，决胜千里之外，我不如张良；定国安邦、安抚百姓、供应军需、保证粮道畅通，我不如萧何；统领百万大军，战必胜，攻必克，我不如韩信。这三个人，都

是人中的精英。但是我会使用他们，这就是我夺取天下的资本。”

【原文】

故曰，知人者，王道也；知事者，臣道也；无形者，物之君也；无端者，事之本也。鼓不预五音，而为五音主；有道者，不为五官之事，而为理事之主。君守其道，官知其事，有自来矣。

【译文】

所以说，知人，是君道；知事，是臣道。无形的东西，才是有形之万物的主宰；看不见源头的东西，才是世事人情的根本。鼓不干涉五音，却能作五音的统帅。掌握了君道真谛的人，不去做文武百官各自负责的具体事情，就可以成为国家的最高统治者。做帝王的严守他的这一准则，政府官员知道他们自己应当做的事情，自古以来就是这样的。



【原文】

先王知其如此也，故用非其有如己有之，通乎君道者也。

【译文】

正因为做帝王的通晓这一道理，所以他才会把不是他自己的东西当作自己的一样支配使用。善于这样做的，才算真正懂得了君道。

【原文】

人主不通主道者则不然。自为之则不能任贤，不能任贤，则贤者恶之，此功名之所以伤，国家之所以危。

【译文】

上面说的是通晓治国、用人大法的最高统治者的做法，而那些不明白这个道理的统治者就不是这样做了。他们往往事无巨细，都要亲自做才放心，因此不会信任、重用有才德的贤人。不用有本事的人，有本事的人就会厌弃他。其最终结果，只能是功名、事业受损害，国家、社会出现危机。

【原文】

汤武一日而尽有夏商之财，以其地封，而天下莫敢不悦服；以其财赏，而天下皆竞效，通乎用非其有也。

【译文】

从前商汤、周武消灭了夏桀、纣王，一旦拥有了夏、商的全部国有财产，就把土地、财宝封赏给有功的大臣，举国上下没有不欢天喜地，心悦诚服的。用亡国者的财产赏赐功臣，整个国家的臣民都会争相效命。这就是懂得如何使用不属于自己

的东西的作法。

【原文】

故称，设官分职，君之体也；委任责成，君之体也；好谋无倦，君子体也；宽以待众，君之体也；含垢藏疾，君之体也。君有君人之体，其臣畏而爱之，此帝王所以成业也。

【译文】

所以说设立官位，分配职务；委派任命官员，监督他们完成任务；喜欢运筹谋略而不知倦怠；有宽容大度的雅量而又能获得大众的拥戴；包容各种弊端，收养残疾孤寡这些都是国家最高统治者必须掌握的治国大道。能做到这一点，文武百官就会对他既畏惧又爱戴，这就是帝王成就一统大业的根本所在。

任 长

【题解】

本篇论述用人的原则和艺术即知人善任。

【原文】

臣闻料才能，治世之要。自非圣人，谁能兼兹百行，备贯众理乎？故舜合群司，随才授位；汉述功臣，三杰异称。况非此侔，而可备责耶？

【译文】

我听说，考察、衡量人的才能，这是治理天下的首要任务。既然我们不是圣人，谁又能通晓各行各业，懂得天下各门各科

的理论呢？所以舜统管各个部门，根据每个人的才能而委以不同的责任；汉高祖刘邦讲论功臣，对张良、萧何、韩信这三人的才干各有不同的说法，何况一般人不能和这些人相比，怎么可以求全责备呢？

【原文】

昔伊尹之兴土工也，强脊者使之负土，眇者使之推，伛者使之涂，各有所宜，而人性齐矣。管仲曰：“升降揖让，进退闲习，臣不如隰朋，请立以为大行；辟上聚粟，尽地之利，臣不如宁戚，请立以为司田；平原广牧，车不结辙，士不旋踵，鼓之而三军之士视死如归，臣不如王子城父，请立以为大司马；决狱折中，不杀不辜，不诬不罪，臣不如宾胥无，请立以为大理；犯君颜色，进谏必忠，不避死亡，不挠富贵，臣不如东郭牙，请立以为大谏。君若欲治国强兵，则五子者存焉。若欲霸王，则夷吾在此。”



【译文】

从前伊尹大兴土木的时候，用脊力强健的人来背土，独眼人来推车，驼背的人来涂抹……各人做其适宜做的事，从而使每个人的特点都得到了充分发挥。管仲在向齐桓公推荐人才的时候说：“对各种进退有序的朝班礼仪，我不如隰朋，请让他来作大行吧；开荒种地，充分发挥地利，发展农业，我不如宁戚，请让他来作司田吧；吸引人才，能使三军将士视死如归，我不如王子城父，请让他来作大司马吧；处理案件，秉公执法，不滥杀无辜，不冤枉好人，我不如宾胥无，请让他来作大理吧；敢于犯颜直谏，不畏权贵，尽职尽责，以死抗争，我不如东郭牙，请让他来作大谏吧。你若想富国强兵，那么，有这五个人就够了。若想成就霸业，那就得靠我管仲了。”

【原文】

黄石公曰：“使智、使勇、使贪、使愚。智者乐立其功，勇者好行其志，贪者决取其利，愚者不爱其死。因其至情而用之，此军之微权也。”

【译文】

黄石公说：“善于使用有智谋、有勇气、贪财、愚钝的人，使智者争相立功，使勇者得遂其志，使贪者发财，使愚者勇于牺牲。根据他们每个人的性情来使用他们，这就是用兵时最微妙的权谋。”

【原文】

《淮南子》曰：“天下之物莫凶于谿毒，然而良医囊而藏之，有所用也。麋之上山也，大獐不能跂，及其下也，牧豎

能追之。才有修短也。胡人便于马，越人便于舟。异形殊类，易事则悖矣。”

【译文】

《淮南子》说：“天下的东西没有毒过附子这种草药的，但是高明的医生却把它收藏起来，这是因为它有独特的药用价值。麋鹿上山的时候，善于奔驰的大獐都追不上它，等它下山的时候，牧童也能追得上。这就是说，在不同的环境中，任何才能都会有长短不同。比如胡人骑马方便，赵人乘船方便，形式和种类虽然都不同，但彼此都觉得很方便，然而一旦换过去去做，就显得很荒谬了。”

【原文】

魏武诏曰：“进取之士，未必能有行。有行之士，未必能进取。陈平岂笃行，苏秦岂守信耶？而陈平定汉业，苏秦济弱燕者，任其长也。”

【译文】

魏武帝曹操下诏说：“有进取心的人，未必一定有德行。有德行的人，不一定有进取心。陈平有什么忠厚的品德？苏秦何曾守过信义？可是，陈平却奠定了汉王朝的基业，苏秦却拯救了弱小的燕国。原因就在于他们都发挥了各自的特长。”

【原文】

由此观之，使韩信下韩，仲舒当戎，于公驰说，陆贾听讼，必无曩时之勋，而显今日之名也。故“任长”之道，不可不察。

【译文】

由此看来，让韩信当谋士，让董仲舒去打仗，让于公去游说，让陆贾去办案，谁也不会创立先前那样的功勋，也就不会有今天这样的美名。所以，“任长”的原则，不能不仔细研究。

品 目

【题解】

本篇论述人品的高下层次和各色人等的基本特点。

【原文】

夫天下重器，王者大统，莫不劳聪明于品材，获安逸于任使。故孔子曰：“人有五仪：有庸人，有士人，有君子，有圣，有贤。审此五者，则治道毕矣。”

【译文】

世界上最珍贵的东西，国家成就一统天下之基业的资本，没有比辨别人才之高下并量才使用这件事更重大的了。如果能这样做，那作帝王的就能使自己既显得耳聪目明，又显得安闲自在。所以孔子说：“人分五个层次：庸人，士人，君子，圣人，贤人。若能清清楚楚地分辨这五类人，那么长治久安的统治艺术就全明白了。”

【原文】

所谓庸人者，心不存慎终之规，口不吐训格之言，不择贤以托身，不力行以自定，见小暗大而不知所务，从物如流而不知所执。此则庸人也。

【译文】

那些被称作庸人的，内心深处没有任何严肃慎重的信念，做事马马虎虎，有头无尾，为人处事从不善始善终，满口胡言，不三不四。所结交的朋友三教九流，唯独没有品学兼优的高人。不是扎扎实实地安身立命，老老实实在地做事做人。见小利，忘大义，自己都不知道自己在干什么。迷恋于声色犬马，随波逐流，总是把持不住自己——有诸如此类的表现的，就是庸人。

【原文】

所谓士人者，心有所定，计有所守。虽不能尽道术之本，必有率也；虽不能遍百善之美，必有处也。是故智不务多，务审其所知；言不务多，务审其所谓；行不务多，务审其所由。智既知之，言既得之，行既由之，则若性命形骸之不可易也。富贵不足以益，贫贱不足以损，此则士人也。



【译文】

那些被称作士人的，有信念，有原则。虽不能精通天道和人道的根本，但向来都有自己的观点和主张；虽不能把各种善行做得十全十美，但必定有值得称道之处。因此，他不要求智慧有多少，但只要有一点，就务必要彻底明了；言语理论不求很多，但只要是他所主张的，就务必中肯简要；他所完成的事业不一定很多，但每做一件事都务必要明白为什么。他的思想既然非常明确，言语既然扼要得当，做事既然有根有据，犹如人的性命和形体一样和谐统一，那就是一个人格和思想非常完整、独立的知识分子，外在力量是很难改变他的。所以富贵了，也看不出对他有何增益；贫贱了，也不会对他有什么损失——这就是士人，亦即知识分子的主要特点。

【原文】

所谓君子者，言必忠信而心不忌，仁义在身而色不伐，思虑通明而辞不专，笃行信道，自强不息，油然若将可越而终不可及者。此君子也。

【译文】

君子的特征是说话一定诚实守信，心中对人不存忌恨。秉性仁义但从从不向人炫耀，通情达理，明智豁达，但说话从不武断。行为一贯，守道不渝，自强不息。在别人看来，显得平平常常，坦坦然然，并无特别出众之处，然而真要赶上他，却很难做到。这才是真正的君子。

【原文】

所谓贤者，德不逾闲，行中规绳，言足法于天下而不伤